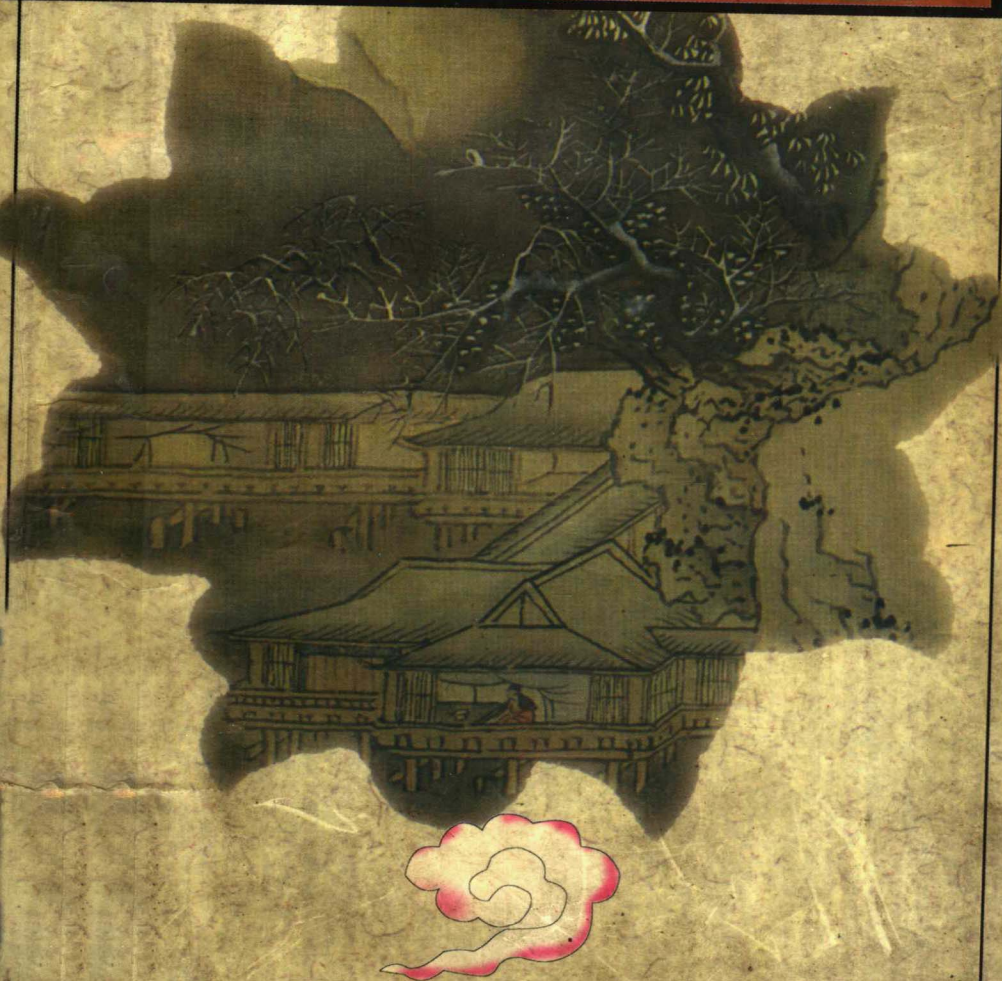


新公案小说

凶宅



牛伯成 著 群众出版社

小说

新公案小说

宅

群众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9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凶宅/牛伯成著. —北京:群众出版社,1997.1

(新公案小说)

ISBN 7-5014-1505-6

I. 凶… I. 牛… 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N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23578 号

凶宅——新公案小说

著 者 牛伯成

责任编辑 张 蓉

封面设计 章 雪

技术设计 祝燕君

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:67633344 转

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政编码 100078

印 刷 北京地质印刷厂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

插 页 3

字 数 232 千字

印 张 9.375

版 次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7-5014-1505-6/I·574

印 数 0001—5000 册

定 价 12.20 元



李作斌

作者简介

牛伯成,男,共和国同龄人。祖籍河北遵化,生于天津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曾下乡插队,后当过工人及记者,现在天津文联供职。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《沙荒》、《白墙》、《苍蝇》、《背影》等30余部,出版小说集一部,长篇小说《天狱》等两部。其中中篇小说《罗曼的方程》获《中国作家》首届优秀作品奖。

第一章

清乾隆年间，安徽桐城县有一张氏相国，乃当代大学士。乾隆十年始，朝廷设保和、文华、武英三殿，又设文渊、体仁、东阁三阁，大学士专以三殿三阁入衔，满族、汉族各二人，另有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，均为文臣的最高等级的官位，汉人非翰林出身，不授此官爵。

大学士并不是现任官职，只是个文职的虚官儿。与当今的学位类似。虽说是虚官儿，却又是朝廷重臣，说不定哪一天就变成了威风显赫有职有权的真官儿。相国就是大学士，大学士亦即相国，在大清乾隆十年之后，这称谓其实是一样的。

张相国官至一品，相国府坐落城南，有房舍数十间，红漆大门，深宅大院。门外立着两尊踩着花球的石头狮子，门内立一两丈有余的影壁墙，青砖对缝，琉璃瓦砌顶，墙上却是幅嫦娥奔月的图像。影壁的两侧各栽一株高大的白果树。年深月久，那树长有四五丈高，庭院里另有松树柏树，也都两两成行。正面是个殿堂式建筑，高大宏伟，顺下来的雨檐上坐有小狮子小人小麒麟小怪兽那样的祥物。这是张家祠堂，专门祭祀祖上的地方。两旁另

建有佛龛，时时的便香雾缭绕。大殿之后又是个庭院，青砖铺路，摆着盆栽花草，另有六个大瓷缸，内养着五色金鱼。墙也是黑瓦白墙，雨后煞是好看。后边一排近似于祠堂的高大房屋，才是张相国及家人的住所。再向后沿伸又有院落，另有三层大房，角儿上筑有角楼，是姑娘们做女红刺绣之处。后边有月亮门通往后花园，花园内有假山湖水，小河曲桥，奇花异草。处处都有张相国的辞赋，朱红的大字或镂刻在石板上，或悬挂在匾额上。

下人不走大门，大门左侧另开了一处方形的角门，那是担水的、送柴的、买菜的、清扫的男仆的通路。丫鬟婆子自右侧角上的圆门出入，与做粗活的下人又有区别。

正房庭院与耳房由一道白粉墙隔开，那边是下人的住所，张家厨房也设在这里，有一溜大灶，配膳间，面点间，墩子间，烹饪间俱全。房屋后边竖立着一座高高的青砖烟囱。

这张相国尚未在京城任职，闲散在家，每日操持家政，或吟诗作画，或广交友人，或与官宦来往走动，或携家丁出游狩猎，倒也悠闲自在。其人甚好美食，一日无美味也是不可。好在请到一位此地颇有名气的厨子，姓陆名騫，绰号大手，30多岁，自幼喜好烹饪，无师自通。煎熬燂烤，色香诱人，滋味极好，固此深受张相国的宠爱。

这陆大手的绰号是以手大而得名，他手长足有八寸，肥而柔软，手背多毛，手掌红润细腻却犹如女子。那手刚柔并举，颠锅起灶，仿佛摆弄纸具；切刺墩剁，又灵巧自如，气煞妇人。

陆大手的灵性全都长在了手上，为人秉性却是相当的怪异，生得呆头呆脑，整日无甚语言，闲时不好与人往来，却搜集了一大堆石头，没事喜欢跟石头对话。

陆大手又爱洁成癖，一应配膳材料，都要亲自过手。精肉肥腻、海味山腥、鲜鱼水菜，一星点儿不兴混杂。且又脾气暴躁，下手佣人稍有伺候不周，也会不分头脸地骂将起来。因着他是主事

儿的大灶，又是张相国之宠仆，大家也就忍气吞声，不与他十分计较。

这一日，陆大手闲来无事，在庭院里摆弄石头，拿出私存的若干美石把玩。陆大手收集的石头实在不少，满天星的、黄水纹的、青山背的，都有。洗濯得洁净，握在他那双大手里，喜爱不够。嘴里念念叨叨，阵阵有词。

相国府内的差役王文龙路过，觉得有趣，便走过来与陆大手打哈哈。

王文龙说：“陆兄近日气色颇好，是否又有喜事？”

陆大手开始并不答话，因这王文龙是个馋嘴后生，平素常来厨房偷馋打牙祭，他心中十个瞧不起。也因这王文龙打搅了他，反而把脸别开。

若是别人也就罢了，无奈这王文龙饶舌，人也乖巧，又粗通文墨，便顺应着陆大手说起了石头。

一块块举起，煞有介事地评判一番，便说他自家手里有块鸡血石，另有玛瑙石若干，改日拿来，一并送与大手。

两人说定，陆大手心里痒，等不到日后，恨不得一时见到。当即便跟随王文龙走了一遭，果然得到几块好石。虽说并没见什么鸡血石，却也是他手中花色中没有过的。

王文龙卖弄学问，问陆大手：“猫儿眼，见过吗？”

陆大手摇头。

王文龙说：“猫儿眼平看上去并不见有什么出奇，举到阳光下照照那就不同了，中间有道亮光，横照亮光是横的，竖照却是竖的，就像猫眼里的瞳人儿一样。”

陆大手不语。

王文龙又说：“祖母绿、鹦鹉蓝、樱桃红那你就更没有见过了。这石头里也有上等中等下等之分。大手兄，我不是说，玩石头你再玩也玩不过相国老爷的一小指头。”

陆大手就有些恼，喝他说：“你小瞧人。”

“岂敢，岂敢。”王文龙说，“我说的可都是好话，你瞧，我白白送石头给你，也是为的投你所好，并没有扫你大手兄雅兴的半点意思。”

陆大手也想，人家甘愿送石头给他，又没要他付钱，就算是够朋友了。再说王文龙说得也不错，他积存些个石头不过是为了消遣，讲究也是讲究不起的，何必过于计较呢？随即也就笑了，说：“今天这事儿，还得感谢文龙兄弟。”

“哪里哪里，”王文龙笑了，说，“我看陆兄虽平日寡言少语，十分忠厚，且又事事都有主张，愿意与你交个朋友。”

这王文龙年岁不大，却是个油滑之人，喜好交友，为的是大事小利，处处寻个方便。在相国府内他是个闲差，在大总管管辖之下，管理些纸笔杂物，时而也受大总管役使，外出做做采买，但还从未被委过重差。府外他则时常与些小厮泼皮走动。少时曾沾染过一些恶习，败去了不少的家财，入府听差之后却是收敛多了。一是毕竟在相国府谋事，有了身份；二是毕竟多吃了几年咸盐，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，做事也就不像过去年少时那般张狂。因为吃过见过，自有另一番处世的眼光，很有点少年老成的样子。

一来二去，陆大手与王文龙结下了交情，王文龙总有些奇异的石块送与陆大手玩耍，陆大手也时常拿些羊头猪脚给他下酒，两人往来也就渐渐多了起来。

二月十八那天，县城里热闹非凡，陆大手的岳丈刘庆元带女儿翠云进城来赶庙会，先来到府上。

倒不是岳丈有什么紧要的事情要找女婿，都是因着女婿久未归家，女儿翠云心中挂念，想着趁此机会见上一面，撺掇父亲的结果。

翠云撒娇，拉扯着父亲来到相国府，托人捎话进去，父女两

个站在角门上等候。翠云自小长在农村，很少进城，看着相国府高门楼大宅院什么都觉得新鲜，特别是门前那两个踩着绣球的石头狮子，希奇中觉着好玩。转了几圈儿，刘庆元一眼没看到，翠云居然爬了上去。

正巧这时陆大手出来，见到就有些恼，喝她说：“翠云你怎可这样，这不丢煞我的脸面！”

翠云跳下，大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怎的就丢了你的脸面，不就是块死石头么？”

守门的老差人忍不住捂嘴窃笑。

陆大手心中不悦，因着岳丈在身边不便发作，便先见过刘庆元，问道：“岳丈唤我有事？”

刘庆元说：“也没什么事，我们进城来逛庙会，顺便过来看一看你。忙着也就罢了，不忙，一起去街上转转。”

陆大手说：“离不开，正是忙灶的时候。”说罢又瞥了翠云一眼。

翠云说：“别耍你的威风，怎的就不能出来走走？”

陆大手说：“你妇道家懂得什么，听差不由自己。我看你们还是赶紧走吧。”

这里正说着，门前便是一通热闹，张相国乘轿回来了。陆大手不好再与翠云理论，扯她一把，几人都垂手立在一旁。

张相国下轿，见陆大手站在门外，身边有一长者和一俊秀的女子。俩男人都低眉顺目，这小女子眼睛却在滴溜溜转着看他，随口问问：“陆骞，你怎的会在这里？”

陆大手禀报说：“小的丈人和媳妇进城来赶庙会，过来看看小人。”

翠云就说：“他大衙门呆的腰大气粗，张嘴就是忙啊忙的，陪陪我们都是不肯。”

陆大手喝她：“你怎的这样跟相国大人说话？”

翠云也一惊，平生没见过大官，脸上红了一下，没敢再语。

张相国却笑了，说道：“陆骞，你家人来趟城里也不容易，准你半天假日，带着他们好生逛逛街市去吧。”

陆大手便偕同丈人及翠云一起，谢过了相国大人。

街上人山人海，两边的店铺扎彩绸挂红布，装点得甚是好看。卖粮米的，卖花布的，卖铁器的，卖鞋袜的，卖针头线脑卖木梳的，应有尽有。街东有块空场，那儿搭着戏台子，鼓乐之声阵阵传来。这市场之上熙熙攘攘，夹杂着打场子的吆喝声，踩高跷的锣鼓声，摇旱船的吹奏声，间或有几挂响鞭和二踢脚的叮咣声，真是好不热闹。

丈人刘庆元家住乡下，是城西扈家寨人氏。媳妇刘翠云比陆大手小着八岁。虽说从水乡里长大，却是得了天地的造化，生得娥眉粉腮，蜂腰肥臀极标致的一个人儿。身量不高不矮，体形不胖不瘦，走路如风摆荷叶，两眼顾盼若秋水。且眉心有颗小红痣，两乳也都鼓绷绷，一颠一颤地惹人注目。

陆大手能娶上这样个媳妇儿，人人都说他有福分。称颂的，艳慕的，惊叹的，妒忌的，都不乏其人。

岳丈刘庆元又是乡里的富户，家境殷实。只是膝下无儿，仅这一女，自然从小娇生惯养，也就宠出了不少的毛病。

翠云自小没干过农活，只喜欢与小姐妹们一起玩耍。做女红又静不下个心情，更不善于调汁烹饪。也是水乡的风水养成的性情，翠云乖嗲之态不懂掩饰，娇嗔惹任性执拗而不识常理，说话做事野气十足。

来到街上，翠云如同出笼的鸟儿，一惊一乍的没有个女子模样，脚下走得飞快，不多时便把丈夫陆骞和爹爹刘庆元远远甩在后边。又不拣清闲的地方走，专门往人缝里头钻。好一阵儿才站住，回头招呼：“你们倒是快一点儿啊？”

陆大手恼她这样，无奈在岳丈跟前又说道不得。

刘庆元却是不以为然，始终笑呵呵的，他眼里女儿什么都好，没得张狂，也没得丢脸面，好似这街上，也如同在家里的菜园子那般可以为所欲为。

刘庆元望着女儿，捋捋胡须对陆大手说：“家里闷得难受，哪如在城里快活？你看她乐得，就像是过大年一样。”

陆大手只好说：“由她乐，由她乐。”

由翠云牵着，翁婿两个跟在后边，先看了阵耍猴的。人群围着一圈儿，那猴穿着件红衣服，由主人的一根细绳拴着，一边筛锣，一边迈着罗圈腿走过一遭。

翠云就说：“你看你看，人样儿哩。”

耍猴的开始做戏，尖着嗓子在那里唱。那猴就扮演各式的角色，一忽儿戴上个衙役的黑帽，一忽儿又扮作女相，再一忽儿扣上顶官帽翅儿，一颤一颤的。那帽跟张相国的帽子相仿佛。

翠云又说：“相国大人出来了。”

看热闹的人群里，没人说话，也就是翠云在那里评判，又不得要领，又响亮的大嗓门儿，说话又这样的不得体，居然把相国老爷也搬动出来，惹得周围人不看那猴，倒都折过脸来注视她。

陆大手心里气得鼓爆爆的，真想把她拉到没人的地方狠狠地扇她一顿大巴掌。

可现在他却只能忍着，有气不能出。心里为她害臊，觉得脸上似有无数的小虫在爬。不由得遮住脸面，故意向后躲闪，生怕遇到个熟人，把他与翠云连缀上。那他就真是无地自容了。至少落个调教无方，带出来现世。

翠云哪知道他在这里发狠，依然看得津津有味。

陆大手这里只好一分一秒地挨。

终于，耍猴的筛起大锣，咣咣咣敲得山响。那猴便欢欢实实地连着翻了几个斤斗，用那双猴手抄起地上的一个铜钹，反过来

底儿朝天，故意瘸着一只脚，一跳一跳地围着场子讨铜钱儿。

人们呼喇喇散去了大半。

陆大手这里松了口气，也抽身要走，不想却被翠云一把拉住了袖口。翠云依然大嗓音儿说：“咋着也得散几块铜板啊？”

陆大手的脸腾地红了，心里真想骂街，觉得带这个傻婆娘出来真是栽尽了脸面。

复又看戏。

台子上咿咿呀呀地唱，总是那样的两个人扭来扭去，一个男人扮成公子模样，另一个男人装扮成小姐模样，推推搡搡拿拿捏捏地百般作态。

陆大手是最烦听戏的，若是武戏也还有些个意思，那是男人的玩意儿，能见个真功夫。这文戏算得什么？男人不像个男人，女人不是女人，戏文又听不清楚，不过是挑唆逗浪罢了。心中厌烦，耳朵里便像是塞满了猪毛，一阵一阵的，比铁勺刮到锅沿还觉难受。

翠云却是不走，眼睛忽嗒嗒的，越看竟越觉得有味道。

陆大手心想，女人就是不能看戏，好端端的人儿也会看出些毛病来。心下又埋怨丈人，翠云不懂你也不懂啊，非要带她出来疯？你只是一味地宠惯你家女儿，心中还有他这女婿一星点儿位置么？可尊卑辈分在这儿撑着，他又不能过于造次。

好不容易忍了下来，一大段子戏文终于表演完。

台下有人喝：“来段儿荤的，唱唱马寡妇开店。”

另一汉子喊：“那还不如唱马寡妇养汉哪。”

乱纷纷的人群里一片哄笑。看戏的中间也有姑娘媳妇，这时节都笑骂着朝外躲，翠云却仍要往里钻。居然也跟着那些大男人们笑，笑得还挺响亮。

岳丈也说：“咱们走吧？”

翠云说：“忙啥，也听听他们怎个唱法啊？”

陆大手嘴里呀呀的，恨得几乎把大牙咬碎。

幸亏这儿不是看耍猴，人只是薄薄的一层，这儿人多，又都拥在一起。陆大手就在底下攥了翠云一把。

翠云立刻说：“干什么呀？”

陆大手低声喝她说：“这不是女人来的地方。”

翠云瞪眼睛望他，说：“听听戏怎的，在家过年也听戏啊？”

陆大手说：“你也看他们要唱的什么戏文，荤素你还不懂得啊，你看周围还有个女人没有？”说着，扯住就往外走，力气极大。

一些个后生故意挡他，陆大手正是有气，一伸手拨开，拽着个翠云像拽小鸡子一般。

周围人哄笑。

来到人圈之外，翠云气愤地用手甩他，喝问道：“你这是怎的了？”

陆大手不语。

这时岳丈也赶上来，说：“翠云，时候不早，你也不能只顾听戏玩耍，该当去逛逛街了。”

翠云这才没有发作。

转了一大遭，陆大手始终相陪。不管怎么说，丈人和媳妇都不大到城里来，陆大手做女婿的，自然要把礼儿做得周全些。便在布庄上给翠云扯了块碎花布，给丈母娘也扯了块蓝布头儿做大襟褂子用，岳丈买了坛这城里有名的“状元红”老酒。

岳丈刘庆元的马车停在城西，陆大手这里一只大手提着酒坛儿，随着人流朝西赶路，就见王文龙迎面挤过来。

王文龙是个好热闹之人，每逢集节都不放过。今儿他也是街上闲逛了多时了。王文龙今年已经二十有六，却还没有说上媳妇儿。这与他的家境败落有关，也与他前些年声名上留有臭底子有关，好人家的闺女不愿嫁他，差些个的女子王文龙又瞧不上。这王文龙原本是个酒色之徒，无奈囊中瘪涩无钱戏耍，招蜂惹蝶无

力支应，也只能赶赶这热闹场合拨弄些小浪花儿，占占女人的便宜。混迹人群之中他自寻得意，嗅嗅这家媳妇头上的桂花油，在那个风流女子软腰上摸过一把，虽然也时时地招几句嗔骂，却也能快快活活地自得其所。

今儿王文龙又一番装束，竟然打扮得与戏台上的小生相差无几。一身水绿色长衫，戴了顶向后撇着羽翅的秀才帽，满面春风笑呵呵模样，倒像是风月场中踌躇满志之人。

陆大手他们走来时，他正与一小厮说话，转眼看到，奇怪地问：“陆兄今天怎这样闲在，也出来看看热闹？”

陆大手说：“我哪有那工夫，是岳丈大人带着贱内来了，相国老爷特许我半天假，带他们出来逛逛。”

王文龙“噢哟”两声，忙过来给刘庆元施礼，称自己是陆骞莫逆好友，又见过了嫂夫人。

其实王文龙心中并不那么瞧得起陆大手，不过一个厨子而已，且心性呆愚。便是时时总有交往，那也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，王文龙心里从未把陆大手看成是自己的同类。

而今天见了嫂夫人，王文龙却着实大吃一惊。心里咯噔一下，似是灵魂出窍一般。咂咂嘴儿，暗自诧异陆大手那样蔫蔫呆呆的一个石头人，居然有此等艳福，屋中收着这样一个标致漂亮的小媳妇。这女子还不是个一般的漂亮，陆大手没眼力，他王文龙可是个有眼力的。石头有三六九等，女人更分三六九等，这女子拿眼一打也是个上等货色。不觉中就看痴了眼儿。

陆大手不觉，他没那份警惕，真的他也没把女人看成个瓷人儿，还要摆在柜上供着，女人在他眼里是养孩子过日子用的。

王文龙心中就有几分的忿忿不平。感叹着那样一朵鲜花儿竟然插在了牛屎上，而自己这样个英俊小生却落个日日睡空床。不由得心中轰鸣，慨叹万端。又想即使在这人群中掬些个便宜又有什么用，又想到俗语所说好汉没好妻赖汉娶花枝那样的话，无端

的就仇恨起来。

陆大手愚木，这翠云却不愚木，王文龙第一眼看她，她便觉出了这男子的风情，眼光里火辣辣的，苍蝇样粘住。女子都善做作，她也就故意显出顾盼流星的样子，心中得意，又毫不羞涩地目光定定地反望着他。

陆大手问：“文龙兄弟是要买点什么？”

王文龙话中有话地说：“我有什么可买，家中只我一人，无人惦记无人疼的，随便逛逛罢了。”这是实情，也是谎语。说罢又抬眼看看翠云。

陆大手也看翠云，只以为是他带来家眷触动了王文龙的心事，一副热心肠地说：“兄弟不必焦灼，似兄弟这般人品这般身份，娶亲不是难事。”

王文龙说：“陆兄真是饱汉不懂饿汉饥，东郎不知西郎愁。”

陆大手哈哈而笑，说：“哪天，我给文龙兄弟张罗一个。”

王文龙又偷看翠云一眼，恰翠云也在看他，忽地就把目光闪开，眺望别处去了。王文龙便说：“谈何容易，小弟哪比得上老兄，家中有着阿嫂这样的丽人相陪。”

此一句，竟说得翠云红了面颊。

陆大手仍没许会，他的心实得像个木头疙瘩，不曾想到王文龙由此而不能忘怀翠云，也不曾想到日后由此而生出的种种祸端。人生叵测，要说王文龙与翠云一个城里一个乡下，打巴掌也碰不到一处。倘若陆大手把家里的日子过得固若金汤，王文龙也就没有缝隙可乘；倘若陆大手与翠云没有婚姻变故，他也不会牢狱之灾，日后也就没有震惊桐城的那桩疑案了。

偏偏陆大手的心性没放在女人身上，而偏偏陆大手的心性里面，又离不开女人。那后来的事情，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
第二章

陆大手长年住在相国府跨院里的下人住所，旁人可以回家，他不能回，旁人时时都可休假，他又很少有假。因着他是府里后厨房的主灶，相国府中大小宴饮，一应往来，张相国本人及夫人、姨太、小姐的膳食，少不得要由他操劳。正所谓家中不可一日断炊，陆大手年年月月的，就像长在相国府里一般。

宽闲之时月余或许能有一次假日，大手匆匆回乡，与翠云有一小聚，忙碌起来仨月两月不能回。陆大手虽然家中有美妇，却与光棍汉也差不了多少，每每的，只是空怀挂念罢了。

谁无七情六欲，这陆大手也是十分健全之人。他性情怪癖，不愿与人结交，都与他的职业有关，与他这日复一日粘腻无趣的单调生活有关。当然，也与他的个人身世有关。

陆大手上无父母，下无兄弟姐妹，自懂事之时便是孤身一人。幸亏着他有一双与众不同的神奇的大手，看上去软绵绵，肉头头的，实则灵巧无比，那手上的每一条小肌肉都灵活自如。凡是陆大手做过的活计，无论是田间耕作，还是泥匠瓦匠、木匠铁匠、裁缝编织，他一学便会。两次三次就做得很像模样，再摸几回，竟